

资本迷



王国进

著

以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股市32周年为背景

以新中国股市的历次牛熊转换为主线

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为暗线

以来自大别山和黄山等祖国各地的青年人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南粤市的事业和情感发展为中心

再现资本市场的酸甜苦辣和人性变迁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资本迷

王国进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迷局 / 王国进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201-15015-4

I. ①资…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6731 号

资本迷局

ZIBEN MIJ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信 箱 reader@tjrmcbs.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岳 勇
封面设计  明轩文化 · 王 焯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5
插 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我认识或认识我的人

序 一

读过国进的几本经济学专著。但当《资本迷局》这本堪称财经版的《白鹿原》奢侈地呈现于我们面前时,着实送给了我们一份惊喜,它应该是中国财经小说的一个里程碑。

小说通过花巧凤从农村到都市,从艰苦求学到股市打拼的跌宕起伏的经历,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其间,中国经历了从物资匮乏到资本市场繁荣的阶段,同样,花巧凤的个人命运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被改变。作者将其轻松付诸笔端,巧妙演绎成故事,足见其专业水平之外深厚的文学功底。小说构思新颖,视角独特,语言幽默,时空跨度大,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朴实的生活气息和鲜活的时代气息,读时手难释卷,读后余香满怀。

国进,一个从小喜欢读书写诗的英俊少年,转眼成长为玉树临风、挺拔儒雅的才俊,印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更见证了这个时代的伟大。毕竟,在这场经济改革的洗礼中,我们的国家、民族、个人都没有拒绝成长,顺应了世界的潮流,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国进生于穷乡僻壤,定居于国际大都市,从清贫的中学教师,做到一流投资公司的专业投资人,既有考研失意的经历,也有名牌大学读博的荣耀。他把这一切经过沉淀、思考、升华,成就了这本颇具高度和深度的《资本迷局》。

德莱塞写了《欲望》三部曲,我们期待国进的财经四部曲早日竣工。

立可达电器(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勇

2019年5月10日

序二

时势造英雄。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40年,是中国人民从温饱迈向小康的40年,是中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的40年。《资本迷局》以一个山村娃成长、求学、工作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乡面貌的天翻地覆、中国资本市场的革故鼎新、数代金融从业者的开拓进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时代变革的磅礴画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花巧凤的人生经历,是千千万万的弄潮儿与时代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的奋斗历程的集中缩影。改革开放与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在这片热土上挥洒青春,收获喜悦与成长,也迎接风雨与挫折。在不断奋斗的历程中,诠释着生命的价值。

春潮带雨晚来急,这是一部资本市场变革创新的“民间史书”。在作者平静的叙述里,蕴含着时代变革的鸣响,让我们仿佛于无声处听到春雷隆隆响起,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翩翩走来。《资本迷局》以一个金融从业者数十年的浸淫经历为基础,从股市投资者自身感受的角度,带我们回溯了中国股市不断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深入浅出,由细微处见乾坤。读罢此书,我们仿佛也亲身经历了交易所开业、证监会成立、《证券法》实施、历次股市异动、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熔断机制出台等重大事件,心绪也随着股海的沉浮而激荡。

在股市的潮起潮落中,有人在名利场上迷失了自我,有人听从内心的呼唤“留一份清醒”。《资本迷局》表面上承载的是股市的繁华与纸醉金迷,实际上勾勒的是人心的磨砺和坚守。就如金庸先生以武侠为外衣,其实写的是人生百态。人生七苦,最苦不过“求不得”。在生活的起起伏伏中,如何坚持自己的理念和良知?在股市的潮起潮落里,如何战胜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如何加强股市投资者教育一直是个难题。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但中国的

大多数散户投资者金融知识有限,市场理性程度较低,股市价值显现时过于恐惧,泡沫高涨时却过于贪婪。机构投资者法制观念有待加强,内幕交易、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资本迷局》从主人公的视角,见证了股市的一场场悲欢离合、粉墨登场与黯然谢幕。花巧凤坚守本心,倡导稳健的价值投资,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胡笃仁迷失自我,跟随羊群追涨杀跌,堵上全部身家,最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有人奉公守法,但求心安;有人依靠内幕消息,违规操作,挪用公款,锒铛入狱。其中关于投资风险、价值分析方法、投资理念、合法合规要求的陈述贯穿于故事当中,体现在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之间,好似那绵绵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寓教于乐,似平淡而隽永,可为投资者炒股入市的镜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我们的时代。时代仍在发展,我们都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我们获得,同时也付出。我们乘势而动,也引领风潮。大江大河,无非你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让我们继续在金融市场中一起弄潮吧!

华尔街见闻首席经济学家 邓海清

2019年5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蹊跷故事贫困起	金凤飞到农院里	1
第二章	小雯霞初显官威	花巧凤仗义助力	4
第三章	联产承包气象新	有女无儿添愁绪	7
第四章	清贫难阻求学梦	懵懂少女已怀春	14
第五章	花文礼艰难持家	乖女儿金榜题名	20
第六章	为生儿倾家荡产	遇良师化险为夷	31
第七章	背井离乡寻生路	人心不古空手归	41
第八章	小姐妹相互激励	恶混混摧花密林	51
第九章	埋头工作难掩伤	亲妹捎来镇痛贴	63
第十章	停薪留职闯南粤	首站落脚旅行社	69
第十一章	李晓芳娴熟执导	花巧凤眼界大开	75
第十二章	华丽转身为拿督	初识股市渐心动	90
第十三章	姐妹联手入股市	风雨之后见彩虹	97
第十四章	狂热只因收益高	骚乱却为恨难平	107
第十五章	大户室里春光好	周末舞会玄机多	117
第十六章	晓芳甘做金丝雀	巧凤难择二痴郎	134
第十七章	曹鹏终得美人心	欧芬强压凤违规	159
第十八章	张狂人异想天开	遇假闻意外爆仓	177
第十九章	横欧芬翻脸推责	倔巧凤忍辱背锅	182
第二十章	徽菜馆开门迎客	营业部挖来高人	188
第二十一章	因爷病危急返家	贵人相助三二七	200
第二十二章	育儿不误投与学	升职多亏有伯乐	216

第二十三章	新帅连烧三把火	旧部变脸似翻书	228
第二十四章	土菜馆里叹庄弱	岂知强庄套人狠	231
第二十五章	乔迁未必都欢喜	宴会厅里皆演员	248
第二十六章	相夫教子享天伦	领会大义落袋安	253
第二十七章	崔英才变本加厉	花巧凤低价买房	261
第二十八章	送走奶奶心悲凉	迎来发小话难叙	271
第二十九章	来新人愈加孤立	撞苟且痛失一指	278
第三十章	重回校园结新伴	重仓等来“5·19”	286
第三十一章	逢低再买科技股	象牙塔里避长熊	300
第三十二章	周易亲掌游艇舵	众人出海释重压	305
第三十三章	花博士再遇贵人	肖经理违规遭惩	314
第三十四章	曹老板亲自下厨	花经理妙解虚实	321
第三十五章	徽菜馆里两家欢	风月场中遇情郎	328
第三十六章	马遇伯乐成赤兔	凤逢李锋成明星	335
第三十七章	文东把酒话沧桑	曹鹏举杯谢贤妻	342
第三十八章	花巧凤镇定持仓	蒋小瑛暗中砸盘	349
第三十九章	调研刚睹股民疯	赴宴又见好友狂	357
第四十章	夫妻家中论股市	姐妹茶楼商做盘	367
第四十一章	龙虎山上风光好	老友相聚话牛熊	376
第四十二章	多年闺蜜终反目	心底坦荡险渡劫	380
第四十三章	蒋小瑛赢者通吃	姜雯霞官气外露	387
第四十四章	李晓芳绝命托孤	花文东醉生梦死	393
第四十五章	洗尽铅华愈超然	重返山巅心气平	398
第四十六章	三剑客再议避熊	钟逸勤期市发威	402
第四十七章	虎踞山林伺机动	智者大成胸有竹	414
第四十八章	花巧凤稳骑疯牛	胡笃仁眼热丧生	418
第四十九章	月亮城大开眼界	老法师惜败熔断	426
第五十章	功成荣归桃花谷	严冬过后便是春	432
附录	众人拾柴火焰高:师友评论摘录		437
后记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43

在大别山区苍茫的群山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桃花谷。每年初春时节,这里的桃花灿若云霞,引得十里八乡的山民纷纷前往赏花。因为地处偏僻,赏花的人们需要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到达目的地。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赏花的兴致。随着乡民们生活的富足及闲暇时间的增多,他们都非常乐意把时间花在游山玩水上。更何况,在桃花谷里大家还可以彼此交流一下山外的见闻,光是老花家那个绰号“花万点”的大女儿就足以勾起他们无尽的好奇心了——

第一章

蹊跷故事贫困起 金凤飞到农院里

花姓是桃花谷的第一大姓,据说已在桃花谷繁衍好几百年了。等传到花文礼这一代时,中国刚好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花文礼成了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最早一批幸运儿。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没有了战争,但毕竟还是百废待兴,农村的日子依然十分困苦。就这样,花文礼在紧紧巴巴的日子里一天天长大,后来还勉强念完高小,成为花家历史上学问最大的人了。

1965年,花文礼刚过16岁,他的父亲就按农村的习俗开始张罗着给他找个媳妇。但家庭的贫困极大地制约着这个重大目标的实现。眼看花文礼快到20岁了,媳妇的事连个影儿还没有。正当一家人在为定亲之事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居然一下子就有了转机。这天中午,花家刚刚端起饭碗,同村的李大个子匆匆赶来。一进门就大声叫道:“花老幺(花文礼父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按村里的习惯就称老幺),村里来了个四川姑娘,你快去瞧瞧,我看配你们文礼正好。”听完此言,花老幺随手把饭碗一丢就跟着来到李大个子家里。

李大个子低矮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屋子正中间坐着一个陌生的30岁上下的

黑瘦男人和一个20多岁的女孩。李大个子指着花老么对那个男人说，他家里正好在给儿子找媳妇，你们自己合计吧。黑瘦男人自称是女孩的大哥，说他们四川老家这几年闹旱灾，一家人实在没法活，只好出来讨饭。如果有谁愿意出500块钱，他可以做主将妹妹嫁过去。花老么仔细瞅了瞅那位姑娘：稀疏的头发、蜡黄的脸、矮小的个子、无神的眼……要说漂亮那真是根本不沾一丁点儿边。他想，管不了那么多了，儿子已老大不小，只要能娶上媳妇，生个一儿半女的，那就算祖上积德了。于是花老么痛快地说：“这个儿媳妇我要了。”3天后，当花老么将七拼八凑的500块钱交到那位黑瘦男人的手上时，这个面黄肌瘦的女孩自然就成了花文礼的媳妇。

自打进了花家，这位本名朱良英的女孩便在粗茶淡饭的滋养下一天天地漂亮起来：先前稀疏干焦的头发开始有了光泽和柔韧，蜡黄的皮肤逐渐圆润丰满，就连眼睛也水汪汪地灵动起来。花文礼暗自庆幸父亲为自己捡了个好媳妇。

1970年的春天，桃花谷的桃花如期开放，花文礼一家的生活也逐渐归于平静。这天早上，天刚麻麻亮，花文礼就被生产队那面破锣发出的刺耳“哐哐”声吵醒。连日的春播劳作使他筋疲力尽，他翻身准备再眯一小会儿。就在半梦半醒时分，破锣的响声更加急促。这是生产队的上工令。他知道自己无法再躲，只好翻身下床，抓起大铁锹就冲出门外。

3月的桃花谷简直就是粉色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气息，蜜蜂结伴起舞，嘤嘤嗡嗡，好不热闹。面对如此美景，花文礼却毫无兴致，一边默念“千万别迟到！千万别迟到！”一边踢踢绊绊往田地里跑。突然，一只七彩山鸡扑棱棱撞倒他的脚下。他下意识地放慢脚步，蹲下来仔细端详起来。这只山鸡比他家里的公鸡个头略大，通红的眼圈里两只油黑发亮的圆眼珠，长长的脖子上两道白色的圈圈，浑身蓝的、红的、橙的、紫的、黑的各色羽毛错落有致。最漂亮的是那长长的尾巴，令人自然想到年画上凤凰的样子。花文礼心里不由得一颤：莫非这真是一只凤凰？他小心伸出手来，没想到山鸡似乎并不怕他，反倒摇摇晃晃向他走来。他小心翼翼地捧起山鸡，顾不得上工迟到，转身飞快往家跑去。

离家门口尚有十几步的工夫，一声清脆的啼哭声从屋里传来，原来朱良英已经顺利为他生了个宝贝女儿。花文礼百感交集，心想，看来老天是要赐给我一只金凤凰呀。于是他郑重地给这个宝贝女儿起名“巧凤”，他想着这个名字既可以如实记下他巧遇“凤凰”的事实，又可以表达他望女成凤的美好愿望。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宝贝女儿后来果真给他带来山里人从来不曾想象到的荣耀与喜悦。那只

山鸡自然被他们家视为神鸟,放在家里精心饲养,成了巧凤儿时的亲密玩伴。巧凤自会爬开始就成天与山鸡追逐嬉戏,时而她追山鸡,时而山鸡追她,破落的小院里不时发出“咕咕”“嘎嘎”的叫声,充满了无尽的生机。

转眼六七年过去了。正月的一天上午,村小学的姜老师来到花家。花文礼慌忙让座、递烟。姜老师也不推让,接过花文礼递来的春秋牌卷烟,“嗤”的一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猛吸一口后,吐出了长长的烟雾。然后慢悠悠地说:“你家的闺女该上学了,正月十六开学,书本费一学期一块,你们先准备一下,别耽误孩子上学。”

送走了姜老师,花文礼拉过巧凤,告诉她过几天就要上学了,到了学校不能再像在家那样疯玩,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巧凤这时还不懂上学是怎么回事,就仰起胖乎乎的小脸问:“我可以带山鸡一起去上学吗?”“不行!”花文礼不容置疑地说。一听说不能带山鸡一起上学,巧凤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正月十六这一天,花文礼拉着哭成泪人的巧凤走出了家门。走之前,他特意将山鸡关进笼子里,叮嘱朱良英好生看管喂养。半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巧凤背着刚到手的新书像一阵风样从门外蹿进小院,直奔鸡笼而去。然而令她始料未及的是,笼子里空空荡荡,哪有什么山鸡。她不死心,疯了似的在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里一遍又一遍翻找。那只山鸡就像从来没来过她家一样,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小雯霞初显官威 花巧凤仗义助力

孩子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上学后的巧凤一下子遇到这么多同龄的孩子,很快就把失去山鸡的怨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她很快有了新的玩伴,这个玩伴不是山鸡,也不是小鸭、小鹅、小羊,而是她的同桌——姜雯霞。姜雯霞是姜老师的小女儿,在家里深受除她爸以外的全家人的宠爱,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只怕她爸爸。虽然在她的小脑袋瓜里很早就知道,连初中都没念完的爸爸能当上小学老师全凭她有一个当大队书记的爷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一见爸爸故作严肃的脸还是免不了心里发怵。

上学前的雯霞最大的爱好就是和爷爷并排坐在长桌前,看着爷爷对准裹着红绸布的话筒向全桃花谷的老百姓发号施令:“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咳咳……这个这个……今儿晚上收完工,全大队 16 岁以上的劳力、半劳力都要到大队部集合,这个这个……开忆苦思甜大会,彻底批斗恶霸地主老蒋……”

看着爷爷指挥千军万马似的庄严表情,雯霞暗下决心:早晚也来给全大队的社员们下点命令。这天下午,她趁爷爷外出、奶奶做饭的空当,悄悄溜进了爷爷奶奶那半是卧室、半是广播室的屋子里,熟练地拧开扩音器的开关,深吸一口气,鼓起腮帮子对着话筒喊起来:“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哎哎……这个这个……今儿晚上收工后,全大队 16 岁以上的……哎哎……这个这个……劳力们……哦,这个这个……还有那个半劳力……”

“啪!”正在兴头上的雯霞只觉得眼前金星四溅,差点摔倒在地。原来是她爸听到大喇叭里传出异样声音后前来查看,一见是她在捣鬼,立即火冒三丈,一个大巴掌唰地打将过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姜老书记已完全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心疼地抱起雯霞,气哼哼地对儿子说:“俺孙女又没做什么不得了的坏事,你那么狠心打她,把她

打坏了咋办？我在外头也听到了，说得好呢，是个当大官的料！”

听爷爷这么说，雯霞偷偷瞄了眼爸爸，只见爸爸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头低得恨不能钻到桌子底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她懵懵懂懂地察觉到作为一家之长的威严和作为一村之长的权势。于是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当上爷爷所说的那个当大官。

姜雯霞对着话筒朝全村人喊话的事情很快在桃花谷传开了。有的说，乖乖，姜家孩子人小鬼大，长大后指不定要当多大的官；有的说，当书记的不好好管教小孩，由着小孩拿公家的喇叭瞎闹，太不像话……可是这些话，谁也不敢当着姜家人的面说。不过从那以后，不管男女老少见到雯霞都要煞有介事地说“我说，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

雯霞虽小，也清楚这分明就是取笑她，却一点也不在乎，反倒更坚定了将来当个大官的决心。赶上心情好的时候，她还会学着爷爷的样子，手一背，眼一瞪，大声吼道：“就会起哄，赶明儿个再斗地主，一定把你拉上去一起斗！”说完，背起手，迈开八字步，不紧不慢地走开了。反弄得取笑她的人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姜老书记自从说出小孙女“是个当大官的料”以后，常常留心观察这个宝贝孙女，真是越看越像，越看越爱，并开始有意识地按当官的套路培养起孙女来。当大队里最后一批下放知青回城的决定做出以后，他拉起雯霞来到话筒前，按他说一句雯霞重复一句的方式，发布了一条重要通知：“喂，喂，全大队的社员们，全大队的社员们，这个这个……明个俺们大队的下放学生就全都回城了，这个这个……咳咳……各生产队都停工半天，这个这个……到大队部送送他们……”

开学后的第二天，巧凤和雯霞各自从家里拿来一堆树枝烂草，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路打闹着来到学校。根据第一天报到、领书时得到的通知，他们今天不是直接进教室上课，而是要动手维修“课桌”和门窗。因为土坯垒起的茅草屋虽能勉强遮风避雨，但用稻草、树枝和着黄泥垒起的“课桌”早被先前的学生弄得东倒西歪。待孩子们来到学校，老师早在每间教室前和好了一大堆稀泥。巧凤和雯霞与小伙伴们就按老师的指挥，先将烂草和树棍填在泥巴台子的塌陷处，然后用破盆兜起稀泥，光着手仔仔细细把稀泥糊上、抹平。正月的气温寒冷刺骨，但成天在泥地里滚爬的山村孩童一点儿也不在意，况且这么多小伙伴一起玩泥巴，似乎还是一件十分有趣的游戏，不仅没人叫苦，反倒你追我赶，神采飞扬……

正月十八一大早，巧凤在爹娘的催促下不情愿地爬起床，草草喝了大半碗山

芋稀饭,就搬过吱吱呀呀的小板凳,背起碎布缝起来的小书包,一路吆喝着同伴上学去了。前一天糊弄的“课桌”仍十分潮湿,一些聪明的孩子把随身带来的牛皮纸铺在台子上,然后再掏出书本放上去。巧凤家里根本就没有那种纸,正打算直接把书捧在手里将就一下,后面有人拍了她一下。“要牛皮纸吗?我有多的。”巧凤回头一看,是雯霞!“要,先借我一张,等我有了就还你。”就这样,两个孩子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交易。

一阵不紧不慢的铃声响起,姜老师一只手捧着课本和一小盒粉笔,一只手拿着一根短棍子走进了教室。一向散漫的山里娃哪见过这种架势,教室里一下子没有了一丝杂音。姜老师把课本、粉笔、短棍往黑板前的泥巴台上一放,大声咳了两声,再用他略带寒光的双眼把全班十九个学生的脸挨个盯了一遍,大声说道:“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小学生了,老师教什么你们什么就要学什么,老师要你们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上课不许讲话,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做小动作,不许……”巧凤一听有那么多的“不许”,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上学咋这没劲呢!姜老师讲完了“不许”就开始带大家读“a、o、e”。也许是被姜老师刚才的话吓住了,巧凤就跟同伴一样,伸起脖子,扯开嗓子大声跟着读起来。

一个月以后,姜老师在一节课的开始宣布:同学们入学一个月出头了,今天你们要推选几位班干部,班干部是为全班服务的,班长管全班的纪律、学习、劳动。然后,他又分别介绍了学习委员、劳动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等各自的工作内容。巧凤受那天雯霞借纸一事的感动,壮着胆子首先开了口:“我选姜雯霞,她当班长最好!”见有人开腔,其他同学也七嘴八舌地选出了自己喜欢的人,最后,姜老师选定了5人,雯霞因为被推选的次数最多,自然成了班长。从此,这个班级有了以雯霞为首的班委会。雯霞也因为巧凤首先推选她而对她更加友好。早上,两人相互呼唤着结伴上学;晚上,两人与家住同一方向的同学排成整齐的队伍,把《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或者《我是公社小社员》等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回家;盛夏,两人避开家长偷偷溜进山后那条清冽冽的小河戏水;冬天,两人手拉手跑到结冰的池塘上溜冰。

巧凤和雯霞的第一个学年很快结束了。两人成绩都没啥值得圈点的地方,80分、90分与她俩基本无缘。不过,60分以下也很少出现。一年级期末考试,她俩半斤八两,都是六七十分,双双升到了二年级。她们依旧像往常一样应付作业,玩耍嬉戏,整天快活地像小鸟一样,不曾想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悄然走近。

1979年,当满树桃花送来春天驾临的喜讯时,桃花谷上空再次响起姜老书记沙哑而不失威严的声音:“各队队长注意了,各队队长注意了,这个这个……今天黑以后,这个这个……到大队部开会,商议分田分牛……”

没过多久,桃花谷家家户户有了自己的责任田。花文礼家总共分得将近十亩水旱、薄瘦、远近搭配的土地,并与另外三家共同分得一头壮牛。

桃花谷里四季分明,自古以来水旱轮作,春插水稻,秋播小麦。责任田头两年里,村民们依旧例安排农事,看不出什么大的变化。然而,人们对劳作的态度明显有了不同:先前开工有人催着,上工有人管着,收工有人盯着,但仍然挡不住有人要么借口拉屎、撒尿跑到远处尽可能多歇一会,要么磨磨蹭蹭,偷工减料,出工不出力;现在家家自主安排农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累得腰都直不起,却没见有人埋怨。秋后一算账,花文礼家除去上交公粮,比大集体时整整多出了1000多斤水稻。桃花谷其他人家也家家如此,整个村子到处充满了欢歌笑语,见面时不再问“吃没”,而是问“你家今年收多少”。

腊月二十九,花文礼与朱良英一起翻过一道道山冈,赶了年前最后一趟集。回来时,他们的鸭嘴筐里装进了五斤鲜猪肉、一对大红烛、一包檀香、一把塑料花、几副对联、几张五谷丰登年画、一挂一万响的长鞭炮和几挂一两千响的短鞭炮。花文礼用面粉打了半盆糍糊,指挥巧凤和二丫头、三丫头贴上对联和年画,插好塑料花和檀香,点起两只大红烛。朱良英则一头扎进锅屋,做出一桌异常丰盛的年夜饭:一大瓦盆紫里透红块块长近半尺的红烧猪肉、一大瓦盆汤黄肉嫩的清烩老母鸡、一海碗腊鹅爪炖大豆、一海碗酥鱼烩豆腐、一碟灌肠、一碟油炸面叶子。待全部饭菜上桌,花文礼用一条长竹棍挑起那串万响鞭炮,父亲花老么配合着用烟火点燃炮引,小院一下子被噼里啪啦的响声震得抖动起来。孩子们捂起双耳,惊喜地看着四

处飞溅的火花,不待炮声停下,便你推我搡,在地上找寻未能爆炸的哑炮。桃花谷里鞭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和丰收的喜悦。

正月初一天还未亮,花文礼就早早起床放了挂接年炮,然后,走进父母屋里,恭恭敬敬跪在地上分别给他们磕了两个响头。他依旧沉浸在责任田带来的丰收喜悦里,来不及细细品味丰收的滋味,便迫不及待地和父亲唠叨起新年打算:“去年分田到户只有半年,家里就多收 1000 多斤水稻。今年要是年头正常的话,春、秋两季也许还要比往常多收 1500 斤粮食。粮食有多多的,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多喂一头猪,多养一些鸡鸭,今年说不定就能多挣几百块钱。我想着,跟别人伙用一头牛不是办法,农忙起来牛累死也顾不过来,不如秋后咱们家单独去买一头牛。”花老么听儿子说得在理,就点头同意了。父子俩正聊得欢,门外传来叽叽喳喳的嬉闹声,原来是本庄的孩子们过来拜圈圈年了。花文礼赶忙招呼朱良英端出花生糖果,为每个孩子装上满满一口袋,又喊起自己的 3 个丫头加入拜圈圈年的队伍。

第二年,村民们更加从容地安排农事。农忙时节,桃花谷小学还会配合着放几天忙假。这样,老师们可以承担起作为家庭主劳力的重任,孩子们也可以为长辈搭把手。麦收时,小学放了一个星期的忙假。花巧凤跟随大人们拿起镰刀来到麦田里,花文礼给姑娘略作示范,就闷头自顾割起来。巧凤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左手挽起麦秆,右手挥动镰刀。虽然因为手小,每一刀下去割掉的麦子不多,但她的动作还真像那么回事。眼看大人们把自己拉下很远,巧凤心急,便加快了速度。不过,无论怎样卖力,她都被大人们越甩越远。更为麻烦的是,她开始感觉劳累,这种累与平常玩耍时的累完全不一样:玩耍时可以随时调整姿势,而现在只能一直弓腰、低头;玩耍时见到刺什么的可以远远避开,而现在只能任由长长的麦芒在脸上、手上划出一道道血口;玩耍时兴致没了可以就地坐一会,而现在只能咬牙把镰刀一直挥下去。

强打精神又割了几刀,巧凤感觉腰似乎都要断了,便稍稍停下,挺了挺腰杆,用左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顺势瞄了一眼红彤彤的太阳。太阳比她刚下地时并没高出多少,她意识到一天的劳作其实才刚刚开始,只好硬着头皮木然地重复着先前的动作。好容易挨到田头,她觉得天旋地转,一阵眩晕,差点一头栽倒。好在重起几行后的爸爸恰在这时又割到了尽头,发现她有异常,便招呼全家一起歇一会。巧